

## 宽窄

## 文化专刊

全新视角解读宽窄文化生活哲学

责任编辑：黄轩辕 版式设计：谢云辉



苏东坡的宽窄人生

## 宽路当窄路走 窄路作宽路行

陈益洪

巷子有宽窄，命运有穷通。面对祸福难料的无常人生，宠辱不惊、乐天知命的精神是成都城市名片“宽窄巷子”所代表的城市文化灵魂。宽进窄出，悠闲自在、波澜不惊、从容淡定也是蓉城散发的独特魅力和性格，这种城市性格体现在遍布大街小巷的茶馆，烙印在悠哉闲哉的闹市街头人群的脸上，飘逸在成都土话“巴适”“雄起”的腔调里，散发在川味火锅的滚烫火辣的热气中。

成都是一个温情的城市，一个拥有久远文化沉淀的城市，她的魅力和性格，从根本上来看是一个城市历史诗篇的凝聚。南怀瑾先生年轻时候在四川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晚年依然念念不忘成都的市井悠闲、峨眉山的道场烟雾。他说，四川文化一大景观就是，喝喝茶、打打麻将、摆摆龙门阵。四川人非常讲义气、真痛快、真义气、真耿直，讲“袍哥大爷”，讲的是你

哥子，我兄弟，你不吃，我怄气。四川人说话爱骂人，但是你骂他，他也会不生气。一个文人必须到过四川，一生才不会有遗憾。

四川是属于文人尤其是诗人的地方，历史上蜀地出生和蜀中生活过的诗人，数不胜数。著名的有：唐代诗文革新的领军人物陈子昂（遂宁射洪人），盛唐诗仙李白（绵阳江油人），诗圣杜甫（外来户，安史之乱来蜀定居十年），中唐才女薛涛（成都人），苏轼一门三父子（眉山人），元代诗人四大家之首虞集（眉山仁寿人），明代著名诗人汤显（成都新都人），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遂宁人）等。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在面对世事时，能把一时的宠辱看做花开花落般的平常，把一时的去留看做云的舒卷一般。观四川历史上的诗人，最具有巴山蜀水情韵、胸襟和气魄的首推苏东坡了。

乌台诗案 心底无私天地宽  
牢里酣睡化凶险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了文字狱。

苏轼故友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关进了乌台监狱4个月。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100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39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

虽然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审讯者常对他逼问辱骂。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中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山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

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弟写下诀别诗两首。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定，将诗稿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苏轼才华所折服。加上朝中多位大臣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便有心放他一马。

苏轼一生历经五位皇帝，都不怎么得宠，不过，却得到了三位皇后的庇护和恩遇。乌台诗案发生后，仁宗的曹皇后出面干预，她对神宗说：“当年仁宗在科举考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高兴地对我说：‘皇后，我替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这样有才干的人，怎么可以杀掉他们呢？”看到神宗皇帝沉默不语，曹太后又说：“因写诗而坐牢，我大宋开国百年以来还没有先例。如今我重病在身，你千万不要伤害苏轼的性命，以免发生冤屈之事，有伤朝廷中和之气。”后来，曹太后病势加重，奄奄一息，神宗皇帝决定大赦天下，为太后祈福，但曹太后摇摇头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要放了苏轼就够了。”

东坡因“乌台诗案”被劾入狱，除了



水情畅、胸襟和气魄的首推苏东坡了。

苏轼，四川眉山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嘉祐元年，得幸考中进士。宋神宗时期，曾先后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担任过地方官。苏轼宦海沉浮，自从年轻时中了科举进京当官，此后一大半时间被外放、贬谪。据不完全统计，苏轼先后在杭州（今浙江）、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今江苏）、湖州（今湖北黄冈）、杭州（今浙江）、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今江苏）、定州（今河北）、惠州（今广东）、儋州（今海南）、廉州（今广西合浦）、永州（今湖南）、常州（今江苏）任过职。苏轼一生轨迹可谓颠沛流离。

贬谪诗人政治前途黯淡，更兼贬谪之地自然环境恶劣，诗人内心都十分痛苦。贬谪诗人中，原原、柳宗元属于一类，心情

皇后庇护，王安石等大臣保他，神宗自己也没有下杀他的决心，于是，派人到牢房考察苏轼一番。不料苏东坡生性豁达，牢房里也能安然入睡的睡功最终救了他一命。据何薳《春渚纪闻》记载，东坡对友人追忆说：“当初案件审毕，一天晚上，敲鼓过，我正打算睡觉，忽然有人进来，二话不说，往地上扔个纸箱当枕头，倒头便睡。到了四更时分，忽然觉得有人摇我身体向我贺喜。我翻身问他喜从何来，那人只说‘好好睡，别发愁’，提起箱子走了。原来皇帝本无杀我之意，特意派个太监到狱里观察，见我睡得鼻息如雷，知道我问心无愧，遂把我贬官黄州。”

黄州东坡 犯官潦倒本为窄  
运物自闲诗书宽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无“签书权”，精神寂寞，穷愁潦倒。苏轼是犯官身份，没有官舍居住，初到黄州时，只得暂时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寺定惠院里。同年五月二十九日，苏轼的妻子王氏（续弦，已故夫人王弗的堂妹）、丫环王朝云、次子苏过、三子苏轼等人，在弟弟苏辙的护送下也到了黄州。而狭小的定惠院住不下苏家这么多人，于是对文名远播的苏轼十分景仰的黄州太守陈郡陈君式把苏氏一家安排到长江岸边的一个水驿皋亭。一住就是三年。

由于犯官停发俸禄，所以一家人吃

抑郁、悲伤，是以“怨恨”为基调的，大体上都是凄怒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但是，苏东坡光风霁月，渡危抓机，从容应对，却活得讲究很潇洒。

林语堂评价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忘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苏东坡身上代表的不仅是成都精神，也是四川和中国的智慧。苏东坡自己有一句话很形象：“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饭顿时成了一个问题。于是，苏轼把夫人王闰之座前变卖的些许家产换成铜钱，每月月初他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30份，每份一串分挂在住所屋梁的30颗铁钉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这样靠一点积蓄，精打细算，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元丰四年（1081），苏轼在黄州安顿下来后，经反复交涉，黄州太守徐君猷将黄州城东缓坡上一块营防废地划给了他，让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因东坡原为营房旧址，多瓦砾杂草丛生，不宜耕种。但苏轼别无选择，于是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刈荆棘，终于整理出50亩田园，冬种麦，夏种稻，还种了一些蔬菜瓜果自用。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苏轼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

元丰四年冬，苏轼在东坡地上盖起了5间房屋，房屋竣工时下了一场大雪，苏轼在居中房间堂舍四壁画上雪景，就将这房子取名为“东坡雪堂”。苏轼住“东坡雪堂”，食东坡田园产的粮食蔬菜，于是也学着白居易，自号“东坡居士”。期间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及《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元丰六年（1083年）五月，苏东坡又在临皋亭南侧筑建南堂，从此，苏轼宜得其所居，煮“东坡羹”，做“东坡肉”，酿“东坡酒”，撰“东坡长短句”。东坡居士名扬天下，苏轼就这样凭着自己的节俭和勤劳务度过了黄州四年的岁月。（下转P8）

新锐探讨  
诗意生活  
低吟在我们的呵护之中

生活中的诗意，要靠我们去营造与捕捉；宽窄生活哲理之趣，需要我们体会与悟道。幸福其实就是这样简单——许多时候需要精巧地点缀诗意、用心呵护，而不在于你是否富有。

■ 捏刀客

诗意，是一种意境。撒下大网捕鱼，那是生活；时不时悠闲地垂“钓”，才是诗意。事实上，人们走入婚姻之后，就会发现，婚姻不是一颗泡在清水里的蜜枣，而是夹杂着柴、米、油、盐、酱、醋、茶味与“铜臭味”的混合体。可以说，婚姻是个实体，需要精巧地认真“经营”，仅靠蓝色的梦幻，是支撑不起它那沉重的躯体的。这时，我们要学会精巧地点缀生活，用一顿可口的饭菜、一份小礼物，像钱钟书一样呵护爱情，营造出温馨浪漫的家庭氛围。

同时，让家“别有洞天”，成为一处令人流连的风景。毕竟生活环境是每天面对的空间，要住得舒心，要住得顺意，就要让这个空间跟自己生活韵味得体配合，跟着感觉走，营造出一种大“休闲”的意境——把自己的个性与爱好浓缩在一房斗室。

夜暮归家，让疲惫的烦忧深深地陷在沙发里，音乐在背景中响起。这也是一

种盈满诗意的浪漫，可以任由思想天马行空。拥有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会让人很满足，可以将白日为了赚取金钱而生的浮华与忙碌暂撇一旁，享受都市的夜晚。这样的夜晚或许安静而且孤独，却能够沉淀下来安详与快乐。

现实中，绝大多数人不能过非常有钱的生活——大凡富足的家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鲜亮的生活符号，显示着与众不同的另类特色，比如锦衣，比如玉食，比如豪宅，比如香车。于这些富人来讲，吸引他们的除了消费品自身的高档豪华外，令他们向往的还有在一掷千金购买和拥有这些商品时瞬间产生的身份感和荣耀感。

但生活的豪华是没有限度的，人们的生活也绝非像时尚杂志所安排的那样精致和明朗，他们可能像杂志上所讲的那样去消费，但未必能在消费中体现出趣味和文化。要学会用钱精巧地在平淡的日

子里，营造节日的氛围，在安稳的时光里，营造流动的韵律，在安适的空白中保持一份激情，使自己的心境较为宽松，生活会平添一份惬意。

生活在那恋爱的日子里，很唯美很潇洒，充满激情。不过，在这物质消费的时代，真正的激情在金钱的围攻下已变得很孱弱。为了延展激情，或许你会不得已经常花钱“附庸风雅”地去听交响乐，去酒吧感受摇滚的震撼……或者，享受一下烛光晚餐的乐趣，再送爱人一朵玫瑰，让玫瑰花香浮动，魂萦梦绕。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可到各种市场闲逛。旧货市场淘出来的古旧的名人字画，花钱就并不多。家中的这些“饰品”，普通得倒像是邻家的小丫头，或许不该如此在此这般地大书特书。可它其中所费的小小周折，传达出来的，却是你对生活的态度。

世事无常，心宽是福，心窄则祸。人活

在世上爆料长短，人生其实也就是这样几十年而已，是无所谓输赢的。每日忧心忡忡，祸害的只会是自己的身体。衣食无忧之时，人们大可不必做“守财奴”，诗意地营造生活，能够让生活韵律透出一段舒适与随意。

只有过好每一天才是最实在的生命态度，当发现周围许多年轻的生命骤然逝去时，你会更加地体会到这句话的终极意义——让每一天拥有一段“诗意”的时光，就是在幸福地享受生命的每一天。

